

王秀梅 著

凶島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凶島

王秀梅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岛 / 王秀梅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7
ISBN 7-5339-2177-1

I.凶...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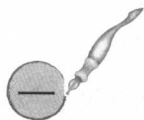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990 号

凶岛	
王秀梅 著	
特约编辑 李西闽 责任编辑 闲 书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34 千字 插页: 1 印张: 6 印数: 00001-10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177-1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我从没见过黑色的海水，但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却分明是一片黑海，它浓得像墨汁一样黏稠，并且漂浮着很多尸体，就像传说中的冥河。

海浪在无声而激烈地翻卷，它们不停而迅速地扩张，就像一片黑色的旋风席卷了我整个的视野，然后，向我冲来。我觉得它们如同迅猛的野兽冲破了我的视网膜，然后冲进眼睛，占领了我整个的身体，让我的呼吸瞬间变得艰涩起来。

我觉得我就要被淹死了。黑色占领了我。

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我看到黑海远处陡然升起了一团云气，云气之上出现了一座岛屿，它虚无缥缈地浮在黑海之上，随着海水的起伏而动荡不安，像一叶无根的浮萍。

我感到很奇怪，一座岛屿怎么会起伏不定呢？这个时候，岛屿渐渐清晰起来，我看到了一些简陋的宫室和台楼，人群和马匹，造好和没有造好的木船，一切影影绰绰的，像是突然出现的一场幻觉。

我揉揉眼睛，确信眼前的黑海和岛屿并不是我的幻觉，并且，岛屿上的一切都在逐渐清晰，男人们光着脊梁，头发散乱，在养马，或

2 凶岛

者造船。

这是一座古代的蛮荒孤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危险的逼近——在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条船，它离开岛屿，像一条鲨鱼一样向我冲过来，一个男人的脸孔片刻就清晰地逼在我眼前，他的逼近是这么迅速，令我猝不及防。他鬓发蓬乱，眼睛空洞，脸上布满暗绿色的海草。

我不知道这个绿脸人驾驶一条船如此迅速地冲向我和赵小光是为了什么，他的眼睛空洞却寒光凛冽地罩着我们，然后，我就看到赵小光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

我恐惧而又绝望地想念着赵小光，我不知道赵小光去了什么地方。

我真切地听到自己在喊赵小光的名字，这个时候，黑色的海水开始慢慢离开我的身体，它们像一些黑色小兽从我的身体里激射而出，我在自己的叫声里醒了过来。

赵小光正从黑暗里坐起来，他像一截黑色的影子猛地地戳在了我的眼前，给我的感觉，他像一张轻飘飘的黑纸。我感觉到了汗水在身上哗哗地流淌，在七月的天气里，它们居然很凉，并带走了我的部分体温，让我忍不住地发抖。

赵小光说，王秀梅，我梦见了一座岛屿。

我很惊讶，疑心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明明是我梦见了一座岛屿的。然而赵小光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他说，我刚才梦见了一座岛屿，它漂在一片黑色的海面上，有很多男人在岛上劳作，养马和造船。

那你有没有梦见一条船和船上的一个绿脸人？我小心翼翼地问



赵小光。

他说，是啊，他冲向我，似乎要把我攫走，我感到非常恐惧。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很奇怪，我也做了一个相同的梦。

我跟赵小光相视无语，赵小光眼睛里发出兴奋的光芒，他说，我们梦见的应该是海市蜃楼！

我不知道我们梦见的究竟是不是海市蜃楼，我从没看见过它。我只是感到了不祥。我对赵小光说，我有些冷。赵小光挪过来抱了抱我。

我跟赵小光从来没有这么亲近地拥抱过，以往我们都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而他也认为我的小说里有一些奇诡的灵气，它打动了她。

自从我的小说打动了赵小光，我们之间就开始相爱，在那之前，只是我单方面地在爱着他。我觉得这种爱情很奇妙，它的载体来自于小说，这个前提我很喜欢。后来我们就通过QQ视频观看对方，他喜欢托着腮看我跟他聊天，不时笑一笑。我时常不真切地想，这就是我所崇拜的作家吗？他竟然爱上了我，这是我写小说的最大收获。

我们一直爱了三年，我才答应赵小光来烟台看我。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时间验证他对我的爱情是不是一种心血来潮的短期行为，结果我发现并不是。在圈子里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他是个正派的男作家。

但是很好笑，昨天晚上我们喝醉了。赵小光喝醉了还可以理解，因为他喝的是酒，而我为什么喝醉了昵？我并没有喝酒，我只是一个人喝了一壶炭烧咖啡。我对炭烧咖啡很痴迷，并不是喜欢它的口味，而是喜欢它烧煮的过程。我有一套烧这种咖啡的壶具。

■ 凶 島

我大约喝了两壶炭烧咖啡（折合成咖啡杯大约是十杯），而赵小光喝了两瓶张裕红葡萄酒，结果我们都醉了。醉之前，我们只是在机场见面的时候拥抱了一下，进了我的家门之后又拥抱了一会，并且接了一个吻，之后我就给赵小光放水，让他去洗澡，我则在厨房里准备晚饭。赵小光洗完澡之后我们先吃了晚饭，晚饭过后我就煮咖啡喝，赵小光喝酒，之后我们就醉了，我们没来得及进行拥抱和接吻之后的进一步活动。

本来我们都以为，我们喝酒和喝咖啡是在做缠绵前的准备活动，但是事实愚弄了我们。现在我发现赵小光眼睛里燃起了火，因为我说冷，而他过来抱住了我，现在我们身体里的酒精和咖啡因都消失了，除了刚才这个梦仍带给我们一些迷惘，我们完全可以清醒而热烈地做爱。

我们没有开灯，窗外有月光，我想，在月光里让赵小光看我的裸体，我还比较可以接受，我不想过早把自己的身体亮在明亮的灯光下。

我们的身体很快就裸露了，赵小光喘着气压向我，两只手抱住我的脸，我一下子就陷落了。只是我仍感觉到我在流汗，赵小光也在流汗，他的后背一片潮湿，我用手掌把它们来回抹了几下，希望它们尽快蒸发，结果我发现仍有汗水源源不断地渗出来，就像赵小光的身体里充满了水一样。

赵小光缠绵地亲够了我的嘴，就把头抬起来，从他的额头上滴落了两滴汗水，在月光下那汗水看起来很奇异，同时我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海腥味。我看到赵小光也在吃惊地看着我，他把手伸到我额头上小心地擦拭了一下，然后把手指亮在月光下。



我看到赵小光的手指上沾着一滴黑色的液体。那是从他身上滴落到我额上的汗水。

我跳起来把灯打开，我看到我的手掌漆黑一片，我跟赵小光，我们身上那些黑色汗水流过的痕迹纵横交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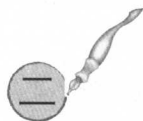
是黑海，梦里那片黑海，它真实地闯进过我们的身体！我仍能清晰地想起那些黑色的海水冲破我的视网膜占领我的身体，然后像黑色小兽一样从我身体里激射而去的样子，那只是一个梦，但是它却遗留了一些黑色海水在我们的身体里，它真的只是一个梦吗？

在灯光下，我看到我跟赵小光身上的黑色汗水在迅速地干涸，蒸发，最后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迹。

赵小光重新抱住我，但是我们没有做成，我不湿润，他也不翘起。而在以往，我们只要想念对方，或者通电话、QQ聊天，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身体反应，我们都是健康而性欲正常的人。

很显然，是刚才的梦，梦里的黑海，孤岛，船，绿脸人，梦后的黑色汗水，这些事物充塞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使我们失去了交欢的欲望和力量。

黎明来临了。



海市蜃楼是大自然的一种光学现象，在特殊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近地面或海面的空气层中，存在着几层不同折射率的空气层，由于折射率的不同，导致光线的折射与弯曲，使得原来直线传播的光线

6 凶島

变为折线传播，产生全反射现象，因此，远处本来不能看见的“市楼”，现在就可以见到了。古人因不知其因，误认为这种幻景是由蜃吐气而成的。据说蜃是一种蛟，能吞云吐雾，故称其为海市蜃楼。

我在网上查到了很多有关海市蜃楼的资料，结果令我越来越不解——按照科学解释，海市蜃楼是一种光的折射现象，由于光的折射，让我们看到了平时视线无法企及的某些地方的景象。据说，1986年，长岛曾经出现过海市蜃楼，出现在云气之上的，竟然是远在大海另一端的大连市的街景，楼房人群车子全都秩序井然。就是说，海市蜃楼给我们造成的视差只是一种地理上的空间位移，而不存在时间上的位移。

很显然，我们昨晚看见的那座孤岛距离现在非常遥远，那些人穿着古代的服装，在造一些粗糙的木船，就是说，它在时间上跟我们的现在相去甚远。

我对赵小光说，那只是一个怪梦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海市蜃楼。

自从发现了那些黑色汗水以后，赵小光就固执地认为，是海市蜃楼光顾了我们的大脑，在我们熟睡的时候，而并非一场梦。他说，如果只是一场梦，当梦消失以后，我们的身体为什么还会流淌那些跟梦有关的黑色汗水？

我疲倦地叹了一口气，赵小光的理由是我无力辩驳的。作为有着充分敏感度的作家，我其实有时候也是相信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空间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空间存在着的，只不过，从来没有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的生活里发生，这养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思维，使我也不知不觉变得像所有人一样，拒绝相信与神灵有关的东西，潜



意识里把它们归为迷信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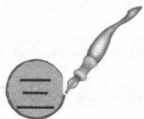
我继续查阅海市蜃楼这个词条。有关海市蜃楼的资料共有几十页，第十二页有一条提到：蓬莱市的长岛是历史上出现海市蜃楼最多的地方。

赵小光坐在我身边，他兴奋地叫了一声，说，王秀梅，我们去长岛吧，离烟台很近，我们马上就动身！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他，他的眼睛里放射着热切的光芒，他很想弄明白，我们看到的那座孤岛是不是长岛。

我想，那座岛应该就是长岛。

我说，好吧，我们马上动身去长岛。由我们自己去触摸玄妙危险和惊恐吧，这远比我们呆在我的家里胡乱琢磨要好。



尽管距离长岛很近，但是说出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我至今没有去过长岛。赵小光来自遥远的南方，他对那座岛更是一无所知。我们去胶东旅游网查询了旅游路线，然后开始寻找住处。

现在是八月，正是长岛的旅游旺季，因此我按照旅游网上提供的几家宾馆和“渔家乐”私人旅馆的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都是客满的答复。这个问题有些棘手，如果我们找不到住处，去了长岛将会非常麻烦。我们总不能住在沙滩上吧？我对赵小光说。

赵小光说，继续找，肯定会有空闲的旅馆。

事实证明赵小光是正确的，不久我们就从一户“老胡渔家乐”旅

8 凶島

馆得到了我们希望得到的答复。我把电话打过去，电话里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好像距离非常遥远，并能听到每句话消失后的回音，就像对方正处在一座空旷的、四壁封闭非常好的房间里。我想，也许从岛上发出来的声音都是这样的吧，毕竟那是一座被四面水域包围起来的孤岛。

我说，你好。

对方的声音有些苍老，他说，你们好，我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个干净的房间。

我拿着电话有些发愣，他说他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干净的房间，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们会去几个人，需要几个房间。

我放下电话，转过头看了看赵小光，告诉他我的疑问。赵小光摸了摸我的脸说，王秀梅，你是一个精灵般的女人，知道吗，我渴望生活里出现奇迹，长久以来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空洞沉闷、缺乏灵感。自从跟你相爱，我预感我的生活将会出现不同，你知道，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里出现不同，这意味着他的生命和才情都不会死去。

我们去吗？赵小光温柔地看着我。

我们去，我也看着赵小光。

于是我们用最快的时间收拾行李。我们带了足够的衣物和足够的钱，似乎要在岛上过完下半辈子。赵小光拿着一张龙卡，说，这里的钱足够我们在岛上隐居两年。



坐公交车到蓬莱市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在码头上
了船。

上船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晕眩了一下，一瞬间我好像看到海水
变了颜色，变得漆黑如夜，一下子遮蔽了我的视线。赵小光适时地
拉了一下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惊醒过来。

上船之后，看看周围的大海，并没有我刚才幻觉里的漆黑，一
切很正常，阳光明亮，海水湛蓝，海鸟在低空里盘旋。

然而我时时觉得不祥，我频繁地想起昨晚的睡梦和梦里那条粗
粝的大船，我明明知道现在正载着我驶向长岛的船并非梦里的那一
条，但是恐惧感却像那些海鸟一样盘旋不去。我对赵小光说，昨晚
那个绿脸人会不会也在这条船上？

赵小光紧了紧我的肩说，别瞎想，不会的，那是一个古代男人。

风浪不大，但是船还是有一点点颠簸，我觉得有些晕眩，赵小
光抱着我，我很快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我再一次梦见了那个绿脸
人，这一次他手里拿着一个寒光闪闪的铁锚，他远远地把它朝着我
跟赵小光掷过来，铁锚尾部的铁链子划着呼啸的寒光。我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巨大的铁锚飞向赵小光的喉咙，他哼都没来得及，就一头
倒了下去，被那根铁链子拽向了黑色的大海。

我惊叫一声醒了过来，赵小光拍着我说，做梦了？

我站起来，茫然地看着舱里的人群，他们在说话，笑，唱歌，小

10 凶島

孩子在奔跑。没有我梦里的那个绿脸人。我走出舱去，甲板上站着很多人，他们在叫，欢呼，拍照。我在人群里穿梭，我想我一定会找到那个绿脸人，他一定就在这条船上。

我很失望，我在甲板上寻找了两遍，都没有找到他。但我分明觉得他在。

舱里的人站了起来，开始向外移动，长岛就要到了。

赵小光搂着我的肩随着人群移动，他身上传递着一股温暖，我向他怀里靠了靠。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后面有些发凉，似乎一股冷风正吹动着我的后颈处的头发，并顺着后颈钻进了我的衣服里，紧贴着我的肌肤滑动，像一条冷腻的蛇。

我感觉到后背处的肌肤开始僵冷，我刷地回过头去，不可思议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看到我梦里的那个绿脸人正影影绰绰地站在赵小光身后，他额上有一道类似疤痕的突起，散发着烧烫后的焦糊气味。

走开！我大叫一声，同时伸出手去企图推开那个绿脸人，但是他在一瞬间消失了。我听到不知哪个方向的海水里发出一声重物落入的声响，我穿过人群跑回甲板，向着四面的海水张望，到处风平浪静，没有一丝异常。

我对赵小光说，我出现幻觉和幻听了，它们非常可怕。

赵小光说，也许，它们并不是幻觉和幻听，而是真实存在呢？你要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其实知之甚少，这个世界是非常玄妙的，总有一些我们自身力量无法涉足的领域，那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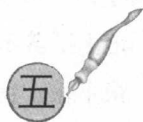
可是我多么希望它们只是我的幻觉和幻听啊，如果它们是真实



存在的一种力量,那么,赵小光是不是真的会被一只铁锚夺去生命?

我预感到长岛之行并非一次愉快而轻松的旅行,我们在岛上未来的日子将会有些凶险。

可是赵小光却说,让一切危险和不可理解的事情都来吧,我要看看它们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力量。



下船之后,我们打算打车去南长岛,“老胡渔家乐”在南长山镇。

赵小光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说,你看。几乎是在同时,我也看到了那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高高地立在人群之中。牌子下站着一个年轻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老胡渔家乐”旅馆派来接我们的司机,他指了指身后的一辆小型面包车,说我们走吧。

这家旅馆服务不错,我想。

车子开上了一条不算很宽的路,路两边是浩淼的大海。我刚刚从旅游网上得知,这条路叫玉石路,用来连接北长岛和南长岛。现在我跟赵小光正置身在这条路上,我们身后,是无人居住的北长岛,我们正在向着南长岛行进。

我突然感觉,平淡安静的生活已经消失在身后了,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条两边都是海水的路,并且现在正在飞快地走完它,给我的感觉,就像在飞快地走完一条奈何桥。等在前面的会是什么呢?

老胡站在他的家门口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老人,赵小光对我说,你觉不觉得他身上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

12 凶岛

我说，也许是吧，这个长岛也被人叫做仙岛，岛上的人多少都应该有点仙气吧。

赵小光笑着摸一下我的头发说，住上几天，没准你也能变成一个仙子呢。

进了老胡用大理石铺成的院子，一个伶俐的小姑娘带我们去了房间。房间令我们很满意，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铺着我喜欢的深蓝色床单，四壁很清洁，地上铺着干净的白色瓷砖。

晚饭是小姑娘做的，很丰盛，我跟赵小光都吃得兴致勃勃，老胡陪我们说了一会话。

我发现老胡的眼睛有些问题，他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很奇怪，眼睛的失明似乎并没有妨碍老胡的日常生活，他对他的院子和十几间房子了如指掌。尽管他手里一直握着一根拐杖，但我发现那根拐杖对他来说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完全可以不靠它而到处自如走动。

老胡的拐杖是我进入这户人家之后首先产生兴趣的一件东西。他拿着它走到院子里的阴影处时，它发出了淡绿色的光，就像那并不是一根普通的拐杖，而是一根时下流行的荧光棒，只不过它的光芒不那么耀眼，它淡淡的，朦胧的。

我说，老胡，这根拐杖是用什么做的？

老胡呵呵笑着说，玉。

我有些吃惊，这么长的一根拐杖，如果它通体都是用玉做成的，那该价值多少？

大概是猜出了我的惊异，老胡解释说，这拐杖是先人留下的，古代宫廷里传出来的，距离现在到底有多少年，他也说不清。

老胡说，它并不是经常发出光亮的，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才



会发出淡绿色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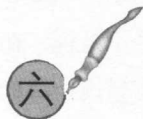
特殊时候？我问老胡，它以往发出光亮都是在什么时候？

不知道，老胡说，它上次发出光亮肯定是在很久以前，我也没有见过。你们是我这里的特殊客人。

就是说，这根神秘的玉杖上次发出光亮距离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总之在老胡的一生当中，他只见过这一次。

老胡有些激动，他说尽管他的眼睛失明了，但是他能感觉到玉杖的光亮。

但是我再一次感到了不祥。玉杖的淡绿色光亮渐渐消失了，它发出光亮是因为我跟赵小光的到来吗？这预示着什么？



老胡家里的其他客房都停止营业了，只有我跟赵小光住着的这一间正在营业。七月，正是旅游旺季，老胡的孙女，那个乖巧的小姑娘告诉我说，南长岛三百多户“渔家乐”私人旅馆全部爆满，客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拥入这座岛屿。

那么，为什么你家其他客房都停止营业了呢？我问这个名叫胡杨的小姑娘。她说，不知道，爷爷在三天前就嘱咐我挂出停止营业的牌子，把这间客房打扫干净，似乎在等什么特别的客人，原来就是你们两位啊。

我跟赵小光面面相觑，这位盲眼老渔民难道真的知道我们会来？还是，这只是一个巧合？

四 凶岛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住进了“老胡渔家乐”旅馆，如果一切都不是巧合，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某些幽冥力量的安排之中。从昨晚起，一切都已经有所不同了，我跟赵小光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胡杨给我们铺好的床铺非常柔软，七月的天气，岛上吹着凉爽的海风，空气也是清凉的。已经是午夜了，到处很安静，没有城市喧嚣的声响，只听得到镇子上偶尔的狗吠。老胡和胡杨已经躺下了，整个院落寂静无声。

晚饭我们没有喝酒，因此这是我跟赵小光彼此都异常清醒的一个夜晚，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是深深相爱的，在认识彼此之前，我们都没有爱过别人，这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并不是说，在我们各自的生活里从没出现过优秀的异性，只是，没有异性让我们如此心动过。赵小光曾经宿命般地对我说，他原本打算一辈子一个人过下去，我是他这种念头的终结者。

我们的身体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契合的，赵小光说，你信吗？
信，我说。

在赵小光进入我身体的瞬间，我的眼前黑暗了一下，像墨一样的黑暗。

我的眼睛一直是睁着的，但是我陷入了一段短暂的黑暗，并且，有什么东西在冲撞我的视网膜，无声、沉闷而又坚决。等我再次恢复视力，我看到有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房间里，赵小光在我的身上像海浪一样起伏，渐渐地，他的头发在消失，接下来是他的脸，他的脖子，他强壮的上身，他的胳膊，最后是他的腿，他整个的身